

研因選編

葉紹鈞文選

民聲書店印行



序

我們勿要講起中國現代小說；如果要講起現代小說，一定會連想到三四個特出的作家；而在這三四個人中，葉先生紹鈞亦算是他們中的一個。他是憐世憤世抗世的作家。生平的作品，篇多佳構。現在選出七篇，編作一集，定名叫做「葉紹鈞文選」以代表他。

編者，一九三五，三，一七，

葉紹鈞文選目錄

1. 一個朋友
2. 一課
3. 母
4. 隔膜
5. 沒有秋蟲的地方
6. 蓴菜和藕
7. 將離
8. 馬鈴瓜

一個朋友

葉紹鈞

我有一位朋友，他的兒子今天結婚。我去擾了他家的喜酒，喝的醉了！不！我沒有喝的醉！

他家的酒真好，是陳了三十年的花雕，呷在嘴裏滋味濃厚而微醺，——這固要內行家才能扼要地辨別出來，——委實是好酒！

1
~~~~~  
他們玩的把戲真有趣！真有趣！一對小新人面對面站着，在一陣沸天震地的拍手聲裏，他們倆鞠上三個大躬。他們倆都是迷惘的，驚恐的，瞪視的眼光，好像已被貓兒威嚇住的老鼠。……不像，像屠夫刀下的牲牛。我想：你們怕和陌生的人對面站着麼？何不嚇着，哭着，嬌央着，婉求着你們的爹爹媽媽，給你們換個熟識的，知心的人站在對面呢？

我想的晚了，他們倆的躬已鞠過了！我又何必去想他。

那些賓客的議論真多。做了烏鴉，總要啞啞地叫，不然，就不成其爲烏鴉了。

。

我那朋友有福分，今天已是喝他令郎的喜酒了。有幾個滿口地說些『珠壁交輝』『鸞鳳和鳴』的成語。還有幾個被擠在一羣賓客的背後，經人叢的縫裏端相着那一對小新人似羨似歎地說，『這是稀有的事！』

我沒有開口。

那幾個說我那位朋友有福分的，他們的話若是有理今天的新人何不先給了婚儀吃乳漿？那幾個熟讀成語辭典的，只知搬弄着礦物動物的名詞，不知他們究竟比擬些什麼？

『這是稀有的事』這句話却有些意思。

然而也不見得是稀有。『稀有』兩字不妥。哈！哈！我錯認在這裏批改學生

的文稿了。

我那位朋友結婚的時候，我也去擾他的喜酒，也喝的爛醉，今天一樣的醉。這是十四年前的事，——或者是十三年？記不清楚了。當時行禮的景象，賓客的談話，却還印在我腦子裏，一切和今天差不多。今天竟把當年的故事重新搬演了一回。我去道賀候賓客，也算是個配角呢。

我還記得那位朋友結婚之後，我曾問他：

『可有什麼新的感覺』

他的答語很有趣：

『我喫，喝，玩耍，却依舊；快意的地方依舊；不如意的地方也依舊；只有臥榻上多了一個人，是我新鮮的境遇。』

我又問他：

『你那新夫人的性情和思想如何？』

他的答語更有趣：

『我不是伊，怎能知道那些呢？』

他自然不知道。他除了唯一的感覺『新鮮的境遇』而外那裏還知道別的。我真傻氣，將那些去問他。當時我便轉了詞鋒道：

『伊快樂麼？』

『伊快樂呀！伊理妝的時候，微微地，淺淺地，對着鏡裏的伊笑。伊見我進內室，故意將臉兒轉向別的地方，兩顆烏黑的，靈活的，動人的眼睛却暗地偷覷着我；那時伊頰頰間總含着無限的慶幸，滿足，戀愛的意思。伊和女伴商量修飾，議論風生，足以使大家心折。伊又喜歡『又麻雀』下半天和上半夜的功夫，都消磨在這一件事。你道伊還有不快樂的一秒麼！』

後來他們夫妻倆有了小孩子了——便是今天的新郎。他們倆遭逢了這個，歡喜的非常，但是說不出爲什麼歡喜。……我又傻了，覺得歡喜，歡喜便是了，要說出什麼來？這個歡喜還普及到他倆的族人和戚友，因爲這事也滿足了彼等，對於他們倆的期望。然而他們倆先前並沒有豫計。論到這事，誰能有豫計？那一家立過豫算表？原來我喝的醉了！

他們倆生了兒子，生活上絲毫沒有變更。他吃，喝，玩耍，依然如故。伊對着鏡裏的伊笑，偷覷着他得意，談論修飾，「又麻雀，」也依然如故。

小孩子吸的，是一個賣了兒子，奪了兒子的權利換飯吃的婦人的乳漿。他醒的時候，睡眠的時候，都在伊的懷抱裏。不到幾個月，他小小的龐兒會笑了，小手似乎會招人丁了。

他們倆看了，覺得他很好玩：是以前不曾有過的新鮮玩意兒。一個便從乳母手裏抱過來和他接個吻，一個不住地撫摩他的小面龐。他覺得小身體沒有平時抱

的舒服，不由得哭了起來。他們倆沒趣，又沒法止住他的哭，便教乳母快快抱開去。

『我們不要看他的哭臉！』

那小孩子到了七八歲，他們倆便送他進個學校。他學些什麼，他們倆總不問。受教育原是孩子的事，那用父母過問呢！

今天的新郎還兼個高等小學肄業生的頭銜！他的同學有許多也來道喜。他們活動的天性沒有一處地方，一刻功夫不流露；剛才竟把禮堂當作球場踢起球來。然而對那做新郎的同學總現出凝視，猜想的神情，好像他滿身被着神祕似的。

我想今天最樂意的要算我那位朋友了。他非但說話，便咳一聲嗽也柔和到十二分；彎了腰，執了壺，贊賓客醉酒，幾乎要把酒杯敬到嘴邊了。他聽了人家的

祝賀語，眉花眼笑地答謝道：

『我有什麼福分？不過幹了今天這一樁事，我對小兒總算盡了責任了，將來把這份微薄的家產交付與他，教他好好地守着，我便可無負祖先。』

我忽然想起，譬如我那位朋友死了，我替他撰家傳，應當怎樣地敘述？有了！簡簡括括只消說一句話：『他無意中生了個兒子；還把童子撒在自己的模型裏。』呀！諛墓之文那有這等體例！原來我喝的醉了！……

## 一課

葉紹鈞

上課的鐘聲叫他隨着許多同學走進教室裏，這個他是習慣了，不用思慮，純由兩條腿做主宰。他是個活動的孩子，兩顆烏黑的眼珠流轉不停，表示他在那裏不絕地想他愛想的念頭。他手裏拿着一個盛煙捲的小匣子，裏面有幾頁嫩綠的桑葉，有許多細小而灰白色的蠶附着在上面呢。他不將匣子擺在書桌上，兩

個膝蓋便是他的第二張桌子。他開着匣蓋眼睛極自然地俯視，心魂便隨着眼睛加入小蠶的羣裏，彷彿他也是一條小蠶；他踏在光潔鮮綠的地毯上，嘗那甘美香嫩的食品，何等地快樂！那些同伴極和氣的樣子，穿了灰白色的舞衣，做各種婉變優美的舞蹈，何等地可親！

許多同學，也有和他同一情形，看匣子裏的小生命的；也有彼此笑語，忘形而發出大聲的；也有離了坐位，起來徘徊眺望的。總之，全室的兒童沒有一個不動，沒有一個不專注心靈於一件事。倘若有大繪畫家，大音樂家，大文學家或用彩色，或用聲音，或用文字，把他們此刻的心靈表現出來，沒有不成絕妙的藝術，而且可以統用一個題目，叫做『動的生命。』然而他那裏知覺環繞他的這麼一種現象，而自己也是動的生命的一個呢。他自己是變更了，不是他，平日的自己，只是一條小蠶。

冷峻的面容，沈重的脚步聲，一陣歷亂的腳聲，觸着桌椅的聲，身軀輕輕地

移動聲，忽然全歸於寂靜，那些接觸於他的耳目，便他由小蠶回復到自己。他看見那位方先生——教理科的——來了，才極隨便地從抽屜中取出一本完整潔白的理科教科書，攤在書桌上。那個儲藏着小生命的匣子，現在是不能拿在手中了。他乘抽屜沒有關上，便極敏捷地將匣子放在裏面。這等動作，他有積年的經驗，所以決不會使別人覺察。

他手裏不拿什麼東西了，他連絲的深沈的思慮却開始了。他預算摘得的嫩桑葉可以供給那些小蠶吃到明天。便想，『明天必得要采，同王復一夥兒去采。』他立時想起了盧元，他的最親愛的小友，和王復一樣，平時他們三個一同出進，一同玩耍，連一歌一笑都互相應和。他想，『那位陸先生爲什麼定要盧元這買本英文書？他和我合用一本書，而且考問的時候他都能答得出來，那就好了。』

一種嚴重高響的語音振動着室內空氣，傳散開來，『天空的星，分做兩種

：位置固定，並且能夠發光的，叫做恆星；旋轉不定，又不能發光的，叫做行星……』

這語音雖然高響，送到他的耳官裏便化而爲低微，——距離是非常接近呢。只有模模糊糊斷斷續續的幾個聲音，星——恆星——光——行星』他可以聽見。他也不想聽明白那些，只繼續他的沈思『先生越要他買，他只是答應，略爲顛一顛頭，偏偏不買。我也曾勸他，「你買了罷，省得陸先生天天尋着你發怒，」他也只顛一顛頭。那一天陸先生的話真使我不懂，什麼叫做『沒有書求什麼學？』什麼叫做『不配？』我從未見盧元勳過怒，他聽到這幾句話的時候却怒了。他的面龐紅得像醉人，髮鬢的近旁青筋漲了起來，眼睛裏淌下淚來。他挺直了身軀，很響地說，「我沒有書不配在這裏求學，我明白了！但是我還是要求學，世界上總有一個容許我求學的地方！」當時大家都呆了，陸先生也呆了。』

『……軌道……不會差錯……周而復始……地球』那些語音又輕輕地激動他的鼓膜。

『不料他竟實行了他的話！明天他就沒有來，一連幾天沒有來。我到他家裏去看他，他的母親說他跟了一個親戚到上海去了。我不知他現在做什麼。他爲什麼肯離開他的母親？』他這麼想，回頭望盧元的書桌，上面積着薄薄的一層灰塵，還有幾個紙團兒，幾頁乾枯的小桑葉，是別的同学隨手丟在那裏的。

他又從乾桑葉想到明天要去采桑，『我明天一早起來，看了王復，采了桑，暢暢地遊玩一會，然後到校，大約還不至煩級任先生在缺席簿上我的名字底下做個符號。但是那裏去采呢？亂磚牆旁桑樹上的葉小而薄，不好。還是眠羊涇旁的桑葉好。我們一準到那裏去采。那條眠羊涇可愛呀！』

『……熱的泉源……動植物……生活……沒有他……試想……怎樣？』方先

生講得非常得意，冷峻的面龐現出不自然的笑，那『怎樣』兩字說得何等搖曳盡致。停了一會，有幾個學生發生不經意的遊戲的回答，『死了！』『活不成了！』『他是我們的大火爐！』語音雜亂，室內的空氣微覺激盪，不穩定。他才四顧室內，知先生在那裏發問，就跟着他人隨便說了一句『活不成了！』他的心却仍在那條眠羊涇。『一條小船，在涇上慢慢地划着，這一定是神仙的樂趣。那一天可巧逢到一條沒人的小船停泊在那裏，我們跳上船去，撐動篙子，碧綠的兩岸就搖搖地向後移動，我們都拍手歡呼。我看見船舷旁一羣小魚趨來趨去，活動得像梭子一般，便伸手下去一把，却捉住了水草，那些魚兒不知那裏去了。盧元也學着我伸下手去，落水重了些，澀得我滿臉的水。這個引大家都笑起來，說我是個冒雨的失敗的漁夫。最不幸的是在這個當兒看見級任先生上岸上匆匆地走來。他趕到我們船旁，勉強露出笑容，叫我們好好兒上岸罷。我們全身的從頭髮以至腳趾裏的興致都消滅了，就移船近岸，一個一個跨上去。

。不好了！我們一跨上岸他的面容就變了。他責我們不該看得生命這麼輕；又責我們不懂危險，竟和危險去親近。我們——

『……北極……南極……軸……』夢幻似的聲音有時使他約略聽見。忽然有繁雜的細語聲打斷了他的沈思。他看許多同學都望着右面的窗，輕輕地指點告語。他跟着他們望去，見一個白的蝴蝶飛舞窗外，兩翅鼓動得極快，全身幾乎成爲圓形。一會兒那蝴蝶撲到玻璃上，似乎要飛進來的樣子，但是和玻璃碰着，身體向後倒退，還落了些翅上的白鱗粉。他就想，『那蝴蝶飛不進來了！這一間寬大冷靜的房子裏，倘若放許多蝴蝶進來，白的，黃的，斑斕的都有，飛滿一屋，倒也好玩，坐在這裏才覺得有趣。我們何不開了窗放他進來。』他這麼想，嘴裏不知不覺地說出『開窗！』兩字來。就有幾個同學和他唱同調，也極自然地吐露出『開窗！』兩字。

方先生夢幻似的聲音忽然全滅，嚴厲的面容對着全室的學生，居然聚集了他

們的注意力，使他們棄去那蝴蝶。方先生才斥責道，『一個蝴蝶，有什麼好看？』

讓他在那裏飛就是了。我們且講那經度……距離……多少度』

以下的話，他又聽不清楚了。他俯首假做看書，却偷眼看窗外的蝴蝶。

那知蝴蝶早已退出了他眼光以外！他立時起了深密的相思，『那蝴蝶不知那裏去了？倘若飛到小橋旁的田裏，那裏有剛開的深紫的豆花，發出清美的香氣，可以陪伴他在風裏飛舞。他倘若沿着眠羊徑再往前飛，一棵臨溪的楊樹下，正

開着一叢野薔薇，在那裏可以得到甘甜的蜜。又不知他還來這裏望我麼？』

他只是望着右面的窗，等待那倦游歸來的蝴蝶。夢幻似的聲音，一室內的人物，於他都無所覺。時間的脚步本來是幽默的，不斷如流地過去，更不能使他有  
一些兒辨知。

窗外的樹經風力吹着，似乎顛頭似乎招手的樣子舞動，那種鮮綠的舞衣，優美的姿勢，竟移動了他心的深處的相思。那些樹還似乎正唱一種甜美催眠的歌